萬機要覽 十一

軍政

六鎮開拓
白頭山定界
廢四郡事實
厚州事實
椵島始末

萬機要覽卷之十一

軍政編 五

六鎭開拓
白頭山定界
廢四郡事實
厚州事實
椵島始末

六鎭開拓

軍旅大成曰 世宗壬子兀狄哈政斡木河殺管禿父子其黨凡察反伊等欵塞願處慶源近地不許教兵曹曰我國北界豆滿江 太祖始置慶源府于孔州 太宗移府治于蘇多老皆所以重肇基之地也歲庚寅寇盜草竊守臣失禦退寓居蘇多老孔州鞠為茂草胡騎踐蹂予欲紹述先志復還慶源府于蘇多老移寧北鎭于斡木河募民以實之於是以金宗瑞為咸吉道觀察使設置慶興會寧鍾城穩城慶源富寧等城實民凡六年而六鎭定

國朝寶鑑 世宗丁巳重書密諭咸吉道都制使金
宗瑞曰初冨居慶源之民告于朝曰古慶源之地宜
牧農且有江易守請還居之又有言者曰古之爲國
者務廣其地公嶮鎮以南不可棄也癸丑之冬適有
兀狄哈破殺管禿父子而斡木河無酋長矣時議者
之言曰疆域不可棄也機會不可失也宜沿江設鎮
高其郛郭多其軍民以耕以守若大明或別有處置
則後悔無及前者孔州之城高不過身長民居不過
四百户猶能守數十年今日之計必無所慮但後世
綱紀緩弛邊將非其人是可慮也雖然季世破敗之

事豈惟邊境而已亦不足論也議者曰龍城要害之
地也以以為關塞則我可以高枕而卧又不然則龍城
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龍城為限吉州以為塞則
野人之居亦以吉州為限無有竆極也況龍城之南
入寇之路非一二矛之取舍本末如此卿所知悉也
不意初年大雪次年大疫人口頭畜多物故矣去年
賊變被虜被殺亦不少矣雖然予猶以為成大事者
不計少害然今之備賊非昔日之比也賊不來則已
来則必千萬為羣恣行無忌若欲但守城堡勿與之
校則後日之禍無竆矣雖然近來告賊變者紛紜無

歲無之聽之者以為虛言則固不可也以為實言而
不論四時發兵南道不減千數不及十年財力竭矣
民生困矣怨怒逃散必然之理也予深居九重北門
之事遙度而已未詳其實也卿於此事慮之熟矣卿
其商度利害宗瑞密為書以啓曰高麗始祖力能統
合三韓威不及於朔方只以鐵嶺為界其在睿宗謀
臣騁智誘翦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 太祖天
縱聖武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
綠東北至于豆滿爰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誠東
方闢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昇平日久守臣失禦鏡

城以北陷為賊藪 太宗軫念始置慶源於冨居微
示復舊之意其攘斥夷狄恢復土疆是在 聖上繼
述耳曩者在朝羣臣献議曰處慶源於龍城則北方
措置得宜而民弊盡去矣 聖上以為 祖宗所守
雖尺地寸土不可棄也固執以為不可不從羣議厥
後其議復起喧囂不已乃令微臣往議大臣加置非
鎮于石幕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無言不
聞冨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関塞之地議
者曰龍城如秦之函谷阨險無比若守於此則胡人
不敢向我而售姦我民可以安枕而肆志矣是大不

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何以為固眞所謂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衝宜作大鎭以為主将之所以為四邑之援則然矣倘如議者之言以龍城為界猶未免侵凴之患則後之議者必以磨天嶺為界而又未免則乃以鐵嶺為界而後已前朝之事可鑑矣臣又聞歷代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之於豐沛唐之於晉陽盖可見矣棄 先祖之地而不守忘肇基之地而不復則謂之肯搆肯構而謂其有後乎善繼善述而承其前烈乎抑以龍城為界者有一不義二不利蹙 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險

一不利也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為界者有一大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為界者偶未之思耳初年之雪雖云大矣而頭畜不甚斃損次年之疫雖曰大矣而人民不甚死亡若如議者之說則農牛戰馬從何以出軍卒之多餘丁之衆尚不減於舊額又何歎其說過之情不待明者而可知也今日之建四邑專以藩屏非方也今日之築城郭專以鞏固藩屏也今日之戍邊圍欲亦禦賊而安我民也然則今日之事非可已不已而輕用民力也

非好大喜功而窮兵黷武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
此意民有與臣言曰會寧慶源今已築城矣所當築
者惟鍾城與龍城耳惟此二城既築則我輩無憂矣
信斯言也其他庶民之心從可知矣去年慶源之禍
可謂慘矣而民無懼色散者聚逃者復力農安業無
異乎日以今日之事觀之後日之効死勿去可期也
或有不勝銳氣自出赴敵能斬賊首者有之以往日
之勢考之異日之親上死長亦可期也以慶源一邑
之事推類則三邑軍民之心槩可想矣臣久在北方
熟視野人之情雖父子兄弟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居

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之以利利盡則又肆其毒矣莫若外視懷綏之恵内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勢自屈以自強之勢乗自屈之隙則可以得志矣臣之欲汲汲於築城郭繕甲兵畜士卒蓄粮餉者良以此也若城郭完固甲兵堅利士卒訓錬則四鎮之民足以自守自戰矣奚待他兵之助其賊變之永息賊心之永脤難以預料也臣又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暴是雖善人未百年則不可以言治況何新邑之設未十年乎何可以一事之得一事之失遽為憂喜也伏望 聖上不求速成

不貴小利不計小弊不慮小患積以歲月持之悠久
則浮言自息民心自定民弊自去民怨自絶民食自
足兵力自強寇賊自屈新邑永固矣然臣之所言似
不可盡信初年之雪言者以為頭匹盡死臣則以為
不然次年之疫言者以為人民幾盡死亡臣則以為
不然朝議多以彼為直以臣為曲指彼為忠指臣為
邪臣於是時痛心罔極以今觀之事各有迹卒不可
掩未知孰為忠孰為邪孰為公孰為私公私之分忠
邪之辨唯在聖鑑之明耳自古在外建事之臣必遭
讒謗不能脫禍者多矣前朝尹瓘蓋其一耳以臣室

大功幾乎未免況臣無尺寸之功又無建事之才而

所爲多舛寧不寒心　上卽遣中官嚴自治慰喩曰

今見卿書北方之事予無憂矣賜御衣一襲

白頭山定界

軍旅大成曰 肅宗三十八年烏喇總管穆克登與侍衛布蘇倫主事鄂世以定界至白頭山下我國遣接伴使朴權咸鏡道巡察使李善溥譯官金慶門等接應克登以權與善溥年老不許偕行率慶門等上白頭山從岡脊下始得鴨綠之源有泉從山穴中出又東踰一岡得一泉西流別出二派其一派與西泉合一派東流又東踰一崗有泉東流中泉之岐而東者來合焉克登坐中泉叉水間曰此可名分水嶺以定界伐石立碑其文曰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

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
為記　輿地圖分界江在土門江之北江名分界則
定界碑當竪於此且碑文既曰東為土門則亦當竪
於土門之源識者歎其無一人爭辨坐失數百里疆
土云昔尹瓘拓境至速平江遺碑尚在至金宗瑞以
豆滿江為界國人猶恨不能以尹碑爭執為奉命者
之失

洪世泰白頭山記曰白頭山北方諸山之祖也清祖
自此起去我北邊三百餘里彼曰長白山我曰白頭
山兩國以山上二江為界然地極荒絕蓋莫得而詳

焉壬辰春三月淸主遣烏喇總管穆克登與侍衛布蘇倫主事鄂世往視白頭山畫定邊界朝議多疑慮四郡不復爲我有而或又以六鎭爲慮判中樞李慕獨建議曰此當分白頭山頂地一半爲界遣接伴使朴權本道巡察使李善溥進于境同往審卞金虎門以善譯從四月辛巳與登克遇於三水之蓮淵從胡可數十百人馳馬二百餘匹牛二十餘頭戊子克登與筆帖式蘇二昌太通官二哥家丁二十人馳牛馬四五十匹夫四十三人及我接伴使軍官李義復巡察使軍官趙台相居山察訪許樑羅暖萬户朴道常

譯官金應瀗金慶門導者三人斧手十人馬四十一
匹夫四十七人同上而使布穡倫鄂世卒其山餘人
徑由虛項嶺西歸庚寅到昆長偶始蔟行時朴李二
公請與上山克登曰吾現朝鮮宰相動必輿轎且年
老遇險能徒步乎中途顛仆必誤大事不許至是二
公與克登下馬為別壬辰東渡江由我崑數里又由
彼崑三十餘里之間九渡往復癸巳到山頂日巳午
矣是山首起西北直下大荒至此陡立其高極天不
知其幾千萬仞頂有池如人顖穴周可二三十里色
黝黑不測時正孟夏氷雪委積望之漠漠一銀海也

山形在遠望若覆白甕及登顚四圍微亞中道如仰
甕口向上目外白内赤四壁削立若糊丹埴又如周
綢錦屏坼其北數尺水溢出為瀑即黑龍江源也從
岡脊冉冉而下約三四里而始得鴨綠之源有泉泡
泡從山穴中出其流汩減漂疾不數十百歩峽坼為
大壑中注之掬而飲之爽然又東行轉踰一短岡渭
一泉西流三四十歩而別出二泒其一泒流與西泉
合一則東下而其流甚細又東而踰一岡則有泉東
流可百餘歩而中泉之歧而東者來合為克登坐中
泉汊水間顧謂慶門等曰此名分水嶺立碑以定界

爭慶門曰甚善明。公此行此事當與此事當終古矣其水勢分作人字當中有小岩石狀如伏虎克登曰是山有是石亦甚奇可作龜趺也下山昏黑宿幕次甲午克登謂土門源流間斷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可輕議竪碑乃令其二人同愛順往審水道金應瀗趙台相隨後行六十餘里日暮二人者還白水果東流矣克登乃使人伐石廣可二尺長三尺餘又於分水嶺取龜趺碑既具列書其額大清字稍大其下文曰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勒石為記康熙五十一年五

月十五日筆貼式蕭爾昌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

復趙台相差使員許㮨朴道常通官金應瀗金慶門

遂鐫而立之

廢四郡事實

東國輿地勝覽閭延廢府東至茂昌多落仇非四十五里南至慈城新路峴一百五里西至虞芮下無路北六十五里北至鴨緑江四里本咸吉道甲山府之閭延村本朝 太宗十六年以距郡懸遠割小薫豆以西爲閭延郡屬本道 世宗十七年陞爲都護府乃置鎮爲僉節制使 世祖元年空其地移其民于龜城府

茂昌廢府東至咸鏡道甲山府磨尚昧一百六十里南至慈城郡竹田峴八十八里西至閭延府所温梁

一百三十三里北至鴨綠江二里本閭延府上無路堡 世宗十八年置萬戶二十二年以堡去閭延隔遠聲援不及割閭延府出哈孫梁厚州甫山等地民戶置茂昌縣二十四年陞爲郡 世宗元年空其地移其民于龜城府

虞芮廢郡東至閭延下無路三十里南至慈城芿叱項五十里西至江一里北至趙明干二十三里本閭延府虞芮堡初置萬戶 世宗二十五年以堡距本府遙隔割本府榆坡趙明干小虞芮及慈城郡泰日等地民戶置郡爲江界府所管 世祖元年空其地

移其民于府

國朝寶鑑 端宗癸酉十一月 上御經筵檢討官梁誠之奏曰平安道長城之役雖罷而閭延茂昌虞芮等郡隔在江南邊道軍士越大嶺往戍人馬俱疲多賣田產逃入遼瀋今雖棄此三邑旣有大江以限之則封疆固自如也乞撤三邑戍以慈城爲界使休民固本焉 上遣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往審便否從愚亦如誠之言遂命撤三邑又按廢四郡故事 端宗乙亥四月平安道都體察使朴從愚巡審江邊都邑諸口子後啓聞有曰今革

虞芮閭延茂昌三邑當創碧潼以上諸鎮屬江界
節制使以下都統府議政六曹同議議啓平安道
諸邑諸口子因革並係都體察使所啓施行據此
三邑撤罷之議在於 端宗癸酉而朴宗愚往審
後狀聞在於乙亥四月是年六月以後爲世祖元
年而撤邑必在於 世祖御極之後故勝覽係以
世祖元年也
慈城廢郡北距上土堡一百二十里本閭延府時畓
江之慈作里 世宗六年以小甫里等入處居民聚
保時畓之撑項樹柵防戍十四年婆猪江野人殺掠

人口而去以其地與閭延江界相隔不及相救明年
就兩邑中慈作里等城置郡改今名為江界府所管
至 世祖朝空其地移其民於府
四郡自甲山而分為閭延自閭延而分為茂昌虞
芮慈城自咸鏡道而隷平安道 世祖乙亥敬差
官梁誠之上疏有曰閭延茂昌虞芮等邑列於江
邊令罷三邑慈城一郡獨當則衝據此慈城之罷
最後於三邑而未詳其在於何年故勝覽只言
世祖朝者亦以此也廢四郡故事 世祖己卯冬
十月命堂上官以上議慈城流民事先是議革慈

城視察使元孝然啓請待秋移徙江界府使洪與
柞又請待豐年移徙民始聞待秋之議皆預為還
居之計不事農產及聞待豐年之言轉相告報扶
携流亡視察使曹孝門以為人心已搖勢不可遏
以便宜發義倉穀賑饑民又將穀粟運使分輸于
江界等邑使民皆知必還仍啓自為擅便之罪諭
書答之其令行事件悉聽卿所啓據此慈城之省
當為　世祖己卯也

國朝寶鑑　肅宗九年夏四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先是兵曹判書南九萬請於廢四郡設置四鎮大臣

金壽恒亦以為便已令差出四鎮邊将至是大司諫
柳尚運言其不便曰此地横亘數百里樹木叢雜道
路阻絶今若置鎮則當伐木通道開墾田土新設殘
鎮既不足以禦賊而反開賊路且土地闢則貂蔘之
利絶矣其弊必多有犯越之患而重峰疊嶂四塞不
通雖欲設烽燧其路無由此皆不便之端也九萬曰
北路貂蔘出於三甲而三甲設邑已至累百年其利
不絶今雖置四郡豈至一朝斷絶乎江邊往來之路
非一二則賊來豈必由四郡乎反開賊路之説亦不
然樹木雖可為防蔽而亦豈如募入人民乎諸臣多

以尚運言為便金壽恒請更令九萬往議諸大臣是後九萬往問諸大臣右議政金錫胄主尚運議以為窮僻之地實難募民又難接待官員先置二處僉使視勢加設為可左議政閔鼎重以為不可不仍設四鎮金壽恒金壽興從錫胄言以先設二鎮為便 上從之命設茂昌慈城二鎮

正宗癸丑江界前府使權穠啓言闢土開荒最爲募民之急務江界列鎮中滿浦鎮之王洞上土鎮之麻田嶺有閑地之可墾處素稱膏沃出粟必倍非但府鎮之民隣境亦多願耕者在昔以禁標定廢郡之界

戊木戊石到今現在盖邉堡體重自營邑不敢擅自
移標至于今强遏民情不得許耕至於從浦鎭之黃
水德即府境内嶺阨禁養處畧縛退標量宜開墾亦
是民願所在當此釐弊募民之時玉洞北幾十里地
麻田嶺南七里地限慈城界特許退標黃水德嶺阨
處亦為許耕則既不妨於採蔘之地大有利於生穀
之道臣與前道臣屢次往復竟見劝合敢達　上以
問遣臣前平安監司沈灝之曰蒲浦之玉洞上玉之
麻嶺果無妨於採蔘大有利於生穀則許民耕食非
但為募民之計亦係實邉之政而至於從浦之嶺阨

禁養法意不輕此則令道臣差遣褊裨與地方官眼
同看審後開墾當否論理登聞後稟處宜矣　上曰
依江界前倅所奏爲之自今年起墾俾有闢土募民
之實效而限年勸耕切勿徵稅又令道伯今年冬以
募民實數勸耕幾許狀聞而從浦事亦依前伯所奏
爲之而如果合當不必狀請稟處直爲許施趁東作
一齊耕播直以擧行緣由狀聞平安監司李秉模使
江界府使申大年與監營軍官往審江界府所屬滿
浦鎭玉洞北數十里大年回報言與營裨偕到黃水
德嶺底看審其地勢則斷崖邃谷重巒周匝初非人

居之可論左右夾崖往往有陳田之痕故問于父老則曾於丙戌丁亥年間十數里內外居民暫入耕墾土薄霜早旋卽陳廢今雖許耕決無實效云過嶺以後便屬廢郡界內且把數處蔘塲其在重關阨愼蔘塲之道許耕一款有不可容議上土鎭之麻田嶺南七里地則果不妨於採蔘之地而衆民嫌其袤短力請麻嶺以北五十里許退標於自椋嶺而此則有妨於蔘塲不當輕許只限七里而退標則斷無廣墾增戶之望不必黽勉許施滿浦鎭之玉洞則既有數十里退標之知委別無嶺阨之界限故限三江佻非二

十餘里移標許耕軍官回告亦與該府所報無異㨾
摸啓言該府使論列儘有意見有難強令盡為許耕
故黃水德麻田嶺兩處令姑置之王洞段使之退標
故耕限十年切勿徵税之意嚴飭本府新入民實數
及勸耕幾許使之一一枚報擬待今年冬從實狀聞
判付曰地雖加闢蔘不縮採即較然明甚之事也若
使邊禁至嚴我民專利則雖盡復四郡之界地猶有
無限餘利矣目下急務在於實邊每所以樂聞闢土
之説不以採蔘為念者也該倅所報未知如何營裨
摘奸亦未知云何而黃水麻嶺設如云然亦豈無其

代可合處乎此非時日緊關之擧須於在任時更加悉心探究仍又細詢於帥臣邑倅如有可行之策從後論理指陳事令廟堂申加關飭

乙卯冬備局堂上尹蓍東啓言四郡復設之議其來久矣三江三川坊近百里之地民戶許入之後人口萬餘田結七百不三年而實效甚著盖慈城虞芮二郡距遠濇境至近茂昌閭延二郡接壤於三甲沿江七百里無人之地土甚膏沃路且平易山低野濶廣或為三十里或二十里而慈城至茂昌界則廣或為百里或為八九十里皆是民人可居之地以參攷一

事言之七百里閒曠之山前者廣採而足用者今焉耗縮年年益甚其必有所以然之故如欲蔘政之復舊亦莫如許民入居而江民所大願則在於先許四五十里地漸次墾闢如三川坊已例幾年而成村人烟相接自無犯越之慮則防守可省經費可減而蔘場不期護而自護罷戍設邑等事當從後經紀凡此事情未知果無差爽而一番論訪恐無不可分付道臣往復詳問于江界府條列便否圖畫地形論理狀聞以為稟處之地何如 上可之

丙辰春正月平安監司金載瓚狀啓言臣以備局關

辭意閱問于江界府矣即接該府使李仁秀論報則以為到閱即為招致曾經防守之各鎮將慣歷各把之諸父老曉諭閱辭講確便否則或曰沿江七百里之地一時許令盡闢寔為便宜之良策或曰沿江七百里之地其若一時許闢則民皆取利相地取捨不一臨邊村落必有間斷之弊反非嚴防守護蔘塲之道始自慈城界加木德至慈城洞口長為五十里自慈城洞口至慈城舊基埒廣為三十里即慈袮嶺外慈城江內也自已闢三川坊下倉距慈城舊基踰嶺而行則亦為二十里之地以此先許墾闢則不出一

二月可以成聚待其成聚設置倉廒而後漸次許闢
則斯可爲募民實邊之方非但衆議之如此蓋四郡
請闢廢邊之策也四郡之中先就慈城洞口許闢從
民之願也自明年慈城洞口限以四五十里許民入
民則不出數年可以成村成村之效已驗於三川坊
實蹟矣待其成聚之後沿江而上漸次許闢人烟相
接犬鷄相聞則便成藩屛之勢而可藉捍衛之力通
計十數年間萬金之費千丁之勞不期罷而自罷江
邊實矣四五百里蔘場不期護而自護蔘採廣矣先
布邊邑民刷還之令當其流民入來之時一一按名

考籍或有渭楚之人則箇箇查出面面錄名刷送于渭楚相準兩邑籍案而還之若其名不錄案者不過是無恒產朝東暮西不奠厥居者在渭楚留之無益失之無惜而歸諸新闢措木安巢火田足食樂業重還仍爲版籍中良民則惟彼無適無賴之類自歸有根有實之户此是固邊圉濟貧窮一擧而兩得者也亦自該邑以五户十户作統統內民如有潛入新闢之地者統首告于本官本官移牒互府則庶可爲禁防之策云四郡復設之論各持甲乙久矣臣則以爲先定實民之方然後宜講復郡之策盖封疆之民只

有此數此實則彼處彼聚則散今若關千與里膏沃之地許八方近嶠之民則惟彼困于煩徭不堪其苦者見此土地無税身戶不征必當競赴樂地波奔而輻湊民之趍利如水之就下到此而將何以呵止而今禁乎然則四郡一關七邑先動而清北列州又必隨之不出數歲清以北幾大州郡皆病矣一散之後不可復合既病之餘不可復蘇其輕重得失將果何如也此臣所謂四郡終難遽復也至於沿江限五六十里加關之說臣自莅任已為稔聞且於巡路屢接民訴面商於邑鎮亩見形便將欲登聞姑此趑趄未

癸其加闢之論不待邑報民言可保其有利無害蓋鴨綠上流横截兩界而若使一隊民戶遵江入居則外作藩籬內為防守而固圉之道必勝於十鎮殘卒錯落入戍民居所在之處無論從某至某入防可除也潛越可禁也丹黃採蔘之政必勝於前日也凡此三條為利已大而況此地是膏壤生穀倍多願闢之民專為厚生之計而先試於三川已驗於三川三川之民最願加闢今若以三川為例許以加闢則迤襄五十里之地雖無足有無於邊壃而要其民情地利則可謂一舉而二得及此許入無容更議然而今之

臣所持疑者如上所陳大抵三川闢菜之後渭楚民捴此前漸縮百弊所生都在民少者未必不由於三川如孟山寧遠之莫可収刷者亦或以三川為咎若又以方百餘里之地加倍許闢則荷擔之民勢必騷然并起即此一欵實合深量苟依該府使所論先立科條嚴加約束隣郡原籍之户俾無得擅徙厥居目禁已還之類亦使之隨即查還而凡自各邑流伊入去者各出該邑公文然後自地方官照檢乃許則可防是弊令廟堂稟處又以江界四郡合畵四郡單畵民人願闢處畵形及四郡道里記上送于備邊司右

議政尹蓍東覆奏曰道臣狀請旣如此馬馬海土兵李汝節手本繼又報來以慈城界道里遠近土地沃瘠容入多少之論列者亦不外於道啓辭意矣聞風入去樓遑失所去留兩難去爲一千八百餘戶之多而狀請中當闢土地可容一千三百餘戶則雖有人多地狹之慮而爲先許令耕墾恐合事宜民人入處幷前後爲二千五百餘戶其外又有未占土地之剩戶五百餘數合爲三千七十餘戶皆是八方烏合之類實有難馴之慮而去本府爲一百八十里之遠隔以兩大嶺實難管攝恐當別置官長或移設鎭堡以

為控制之方請分付道臣與本府爛熳商確邑鎮間設置當否條列狀聞後稟處 上可之

時有上疏言四郡復設者批曰四郡復設事重關防除民弊爲蔘政禁斧斤關草菜之道許之固可但民不加得於隣國而所謂聚散之輩必是困於誅求惱术侵督挐往之他轉入這間而然此所以有甲乙之論不能便卽歸一也旣關道伯勢將待其狀本之上後處之矣

丙辰秋九月平安監司朴宗甲申牒備邊司曰江界府慈城坊新關處自加木德至慈城洞口自是採蔘

時五把守排立處而許闢之後民既入居則閭閻把
守可以排立華羅採蔘時五把守一依三江三川之
已例設置閭閻把守二處各定一將二卒以為長立
瞭望之地而粮米以採蔘時把軍元粮移給紙衣二
領襦衣四領依元定把守例請自今年為始下送右
議政尹蓍東奏請行之
先是江界府使李仁秀申牒于本道曰本邑民人之
皆願設邑於慈城旧基者只以許多蔘場自慈作嶺
為始採之地沿江七百里七十三把守皆在慈作嶺
外今若設邑於慈城而劃界分境則慈作嶺以北已

非江界所管之地也幾千蔘丁幾百把卒移屬於慈
城則江民之戍役可除採勞可祛故欲爲分役之道
有此設邑之願今若設邑則館廨倉廒之營建土木
錢穀之需用將不知費了幾許民力幾許公貨已不
可輕擬以此新闢之地役彼流入之民一邊辟萊作
農一邊營建公廨奔走服役不得安巢則安知無散
而之他之慮乎且况防守之役採蔘之節責之於新
邑之新民則必無支縱保採以事勢恐不可以遷議
設邑今爲之計莫如設鎮之爲便當而前前監司以
上土鎮不能成様移設於知委怔曰城址以爲防守

之意修啓前前府使以馬馬海堡既非嶺阨所關又
非賊路要害華羅之意状請矣某鎮移設某基營建
等節府使躬審目擊的知其某鎮可移某基可設然
後陳列便否故與慣歷防守之鎮將偕到可移可設
云云之地周覽形便詳察基地上土鎮處在領制麻
田嶺三十里之間遮截黃水德之捷徑果為關阨緊
重之地本鎮乃是久勤之寨則似難責備於彈壓以
此以彼勢不敢遽議移置馬馬海堡以最至殘之堡
在於本府十五里之内又非關阨防護之地則有無
無關移設之議也之上土此堡為先至於三千坊昆

長坪即今之下倉也咸以謂地既坦夷民亦成聚介
於慈於嶺鴨綠江二路之交會與慈城新開處不過
數十里於斯置鎭似合便宜云而今若設鎭則不得
不沿江而設施一如蒲浦高山等鎭近江邊防賊路
之為可也推此知矣惟旧城址設施之議非但已登
於道啓防守之便慣聽於邑論處在慈城三川兩界
閒洞口已闢處南距麻田嶺為五十里東南距慈城
嶺為二十五里至蒲浦鎭百餘里無一鎭堡之障蔽
西北臨鴨綠而城此真弥令各把之樞機聲勢相援
之要領古之設鎭意亦有在能此地移置馬馬海堡

則鎮廨營建既不張大三川防火田稅自今秋捧入
以補措辦之需使之管攝新旧闢民戶戢猾負民摠
而制之則似有益於控制之方未知何如今安監司
金載瓚狀啓曰地闢則民聚民聚則邑設固是次第
行當之事而今則終下闢地之令遽議設邑之方者
似涉太早蓋流民散聚姑未及預料則設邑便否今
難以臆決而該府使所報即是察民情量事勢之論
其所指陳實有意見至於設鎮事若依邑報以馬馬
海堡移設於知秀惟旧基則形便可以得宜閑防可
以增重實為便當宜無他議而臣意則以為若使許

闢之後設有賣民之效此皆烏獸之類順之則馴拂
之則散姑不可以卒民一例責備而今於流入之初
遽示管攝之意即移鎭堡設爲官長則必當却顧疑
畏既入者易致還散將入者必多退步然則無寧姑
使之隨入隨奠俾各安意着業以至根固蒂結之後
徐議設鎭恐爲十分圓全之道令廟堂稟處右議政
尹蓍東筵奏曰馬馬海堡移設於知美惟旧基之論
可使形便得宜關防增重則新入民奠居之後自當
爲次第設施事耳第以目下所見言之今此流入之
户皆是無賴之類未及奠居之前遽示管攝之意必

當却顧廷畏道臣所論儘有意見邑鎮間設置事依
狀請令姑安徐而三千餘户成聚之處官府絶遠不
有以管攝禁制則易致弊從中生官民俱病該府使
處各別申飭其於奠接調戢之方兩得其宜無或踈
虞以爲善治圖終之地何如 上可之教曰曾於李
判府按道時以上土之移鎮爲言以地形與事勢言
之其爲緊重切逼亦非馬馬海之比在前叅攷勾檢
上土爲咽喉項況今關土移民之際其所留意也之
馬馬海上土爲勝該倅之不言上土單擧馬馬海者
豈以鎮將勢力顔面之彼此緊歇而有此捨重取輕

之舉乎卿於遞退後議于李判府後關問道臣帥使
之別具意見狀聞後稟處是年春判府事李秉模言
上土鎮處在三川坊入去之嶺底今若設鎮於三川
則上土便屬內地且其鎮樣之凋弊土卒之鮮少漸
至莫可收拾之境移此設彼恐合便宜至於馬馬海
比諸上土似不無緩急緊歇更聞道帥臣爛熳消詳
而處之爲宜備邊司關問關西曰三千餘户成聚之
地不有邑鎮而管束之終有邊上生得失之慮凡係
疾苦訟獄使之赴訴于險坂峻嶺迤二百里之本府
者決是行不得之政上土之移作鎮將聚爲此勝於

彼則該府使之必以馬馬海為請者果何所據於便
事勢與移設當否更問于地方官後道帥臣往復商
確指一狀聞以為稟處之地
是年八月 傳曰北道厚州事道伯狀啓來到已久
并與隣邑土地之劃屬當否使之收議而江界土地
事詢問尚無皂白該道事極為駭然而該邑舉行亦
甚稽忽令廟堂關飭道伯使即詳問帥臣及該倅各
以意見斯速狀聞今安監司朴宗甲與兵使任律江
界府使李仁秀議之江界府使李仁秀申牒曰移設
鎮堡及某鎮可移等事上土鎮處在梨嶺麻田嶺兩

嶺之間各處參亍交會於此故自前以上土鎮将定為搜參官使之句檢修成冊報營邑已是流來之規馬馬海堡距本府十五里既非嶺隘所關又非參亍更路故前報府枱論兩鎮而末乃以馬馬海堡仰對矣要為船審形便詳察事勢則兩鎮凋殘難支之狀等是一般弊局若論移設上土於三川坊則前報所論昆長坪地既坦曠民亦成聚倉穀已峙在於慈林嶺鴨綠江兩路交會之處真形勢之地於此設鎮俱為便宜而此非古人設城之地且方擬議移鎮於邊上之時顧此距江邊數十里之地刱立無前之議有

所不敢故此所以以知美恠古城卯對者也設鎭於
知美恠則慈柞嶺大路乃在鎭後二十五里之外難
以控制所可恃於後者惟上土處於麻田嶺之南扼
其咽喉誠難空棄然而今若設鎭於昆長坪則嶺扼
守要叅丁勾檢與上土無異雖空棄上土小無疎虞
之處移設處所亦甚便近就此地移設上土似宜矣
節度使任律申牒曰上土在於梨嶺麻田兩鎭之間
三川坊慈柞嶺大路揔爲管領兼爲叅攷勾檢之咽
喉項而馬馬海則距本府十五里之地嶺扼叅攷無
甚關緊其存其革不足爲輕重而若移設於知美恠

旧址則眞彌令各把之樞機聲勢相援之要領而一
以爲勞来新集之民一以爲上土藩蔽之鎭故前前
江界府使華嚴之說時府使請移之論良以此也而
目今兩鎭凋殘雖是一般上土鎭基當在三畧要衝
之地其爲難支之狀殆愈甚爲數百名鎭卒擧皆虛
錄時存只是二十八户而校卒立役者僅爲六七名
以此數箇殘卒莫重嶺阨何以防守其他烽燧入防
搜蔘等節亦難分排不可不及今釐革而所謂邑長
坪處在麻田慈作兩嶺之間其於嶺阨關防前顧後
應獲專防守之固且距知美惟不過爲數十里之地

則可以兼察控制而倉積已峙民亦成聚非但閭伍
之不患充額勾檢蔘政之道衛護蔘場之節俱爲緊
要兩得其宜移此上土於昆長坪似合便當而至於
黃水德咸富洞間路雖未得管領不過採蔘微路別
定校卒以爲勾檢則亦少無昧忽之慮募流入新民
俱是烏合之徒任其所爲則亂無統緒少加管攝則
易致渙散設始之初必以有地望有履歷之人極擇
差送懷以懷保威以彈戢然後庶可安堵宗甲乃馳
啓曰三千餘戶新入之民而各自爲心迄無糾率撫
御之所此所以移鎭置官之舉不容少緩而移鎭甲

乙之論只在於上土馬馬海詳其形便事勢則移上土之説平而順移馬馬海之説逆而不順古人之設置十鎭於大幹嶺之下而羅絡相望者其輔車之形脣齒之勢必有所以然之故設若十鎭而闕其一則其精神氣脉必有闕而不通者矣今移馬馬海則便是十鎭而闕其一矣移上土則無此患矣何者馬馬海去當移處越數鎭百餘里而遠矣十鎭名數縱不以移去而有所減損若其馬馬海信地則已不免空闕矣上土則去當移處不過數十里而近移與不移之間其爲上土信地只爭咫尺之際也等是鎭移也

何必捨近而就遠使列鎭之形便有所欠缺也但上
土之爲鎭居在麻田嶺梨嶺之間爲蔘政句檢之咽
喉項苟使擬議當移之地其所句檢蔘政之方少失
此箇形便則誠不可議到而昆長坪處在三川坊上
頭麻田嶺之外蔘政句檢與卽今鎭基少無異同而
雖有黃水德咸富洞小小間路出於背後然有從浦
鎭承其鑄而彌縫之矣從浦之所不及察者自本府
別定校卒亦足以句檢旣於蔘政句檢之道無所損
害又於新民管領之方得其衝要邑報聞牒之歸一
於上土而其所移之地亦非昆長坪則不可者良以

此也抑臣之區區所慮在於移鎮之後而有不可不陳聞者邊上人情厭避鎮屬一名鎮民看作羞恥事除非至龍殘之類外百計謀頉而後已此所以關外列鎮坐擁虛籍把守之卒亦不能備數者也今使上土移鎮於昆長坪則必將劃給民戶幾百作爲鎮屬而以成衙門貌樣也三千餘戶新入之民抄劃鎮屬之際誰肯捨府民而就鎮民哉排定謀頉之間奸柔之患繹騷之弊有不可勝言矣且況今此新入之民皆是朝東暮西無定心之類也其名一屬於鎮簿則舉冊鳥駭獸竄翩然而逝矣無卒之鎮誰與爲將其

餘不爲鎭民而屬於府民者則其視鎭將也眞箇不啻如弁髦之爲矣又豈有曲直爲歸之疾苦爲歸之入其管領約束之中而不違規度乎然則雖名移屬置官而細量事勢之所究則必將與無官無法同矣惟此一事宜有別般規畫之道而未得其要臣於今番巡路與節度使任律商度此事律亦慮此患已與江界府使李仁秀往復講究而有所隱栝者其說以爲卽今撫御鎭接之方惟在靜而勿擾靜而勿擾之道莫如姑不分鎭民府民漸次馴習之爲上旣置鎭將以不分鎭民與府民固是說不去處而亦不無一

條措置之道若依北道端川府使爲南兵營別中軍
例無論某鎭將以合移去者兼江界坊禦營別中軍
則凡此兩坊新入之民皆歸於別中軍統率之下而
雖不分鎭民府民無所拘礙設置如是之後該鎭將
各別擇人凡係三川慈城兩坊民事大者報決小者
自斷鎭將之政歸於一體則民亦視以爲本府亞官
次次調習必有漸歸規矱之效其所爲說實合採用
令廟堂稟處右議政尹蓍東覆奏曰三川坊民人入
接今至於三千餘戶之多則勢不得不趂即設鎭而
統領之上土僉使之移鎭是長坪兼行中軍事云者

道帥臣論啓旣歸一而事極順便矣所請特爲許施

時任上出僉使令姑改差以解事有履歷之人極擇

差出依北道端川府使例以江界府別中軍兼帶下

批使之趁歲前移鎭而統率之凡諸擧行節目往復

本府爛熳商確轉牒于道帥臣處仍即狀聞施行之

意分付何如　上可之

丙辰十月時原任大臣入時侍　上曰箕伯狀啓江

界三川坊三江摠自今年出賦捧稅事便否何如左

議政蔡濟恭曰三川坊新入之民卽無恒産之東之

西之類也其所移接不過數年其埃未及黔矣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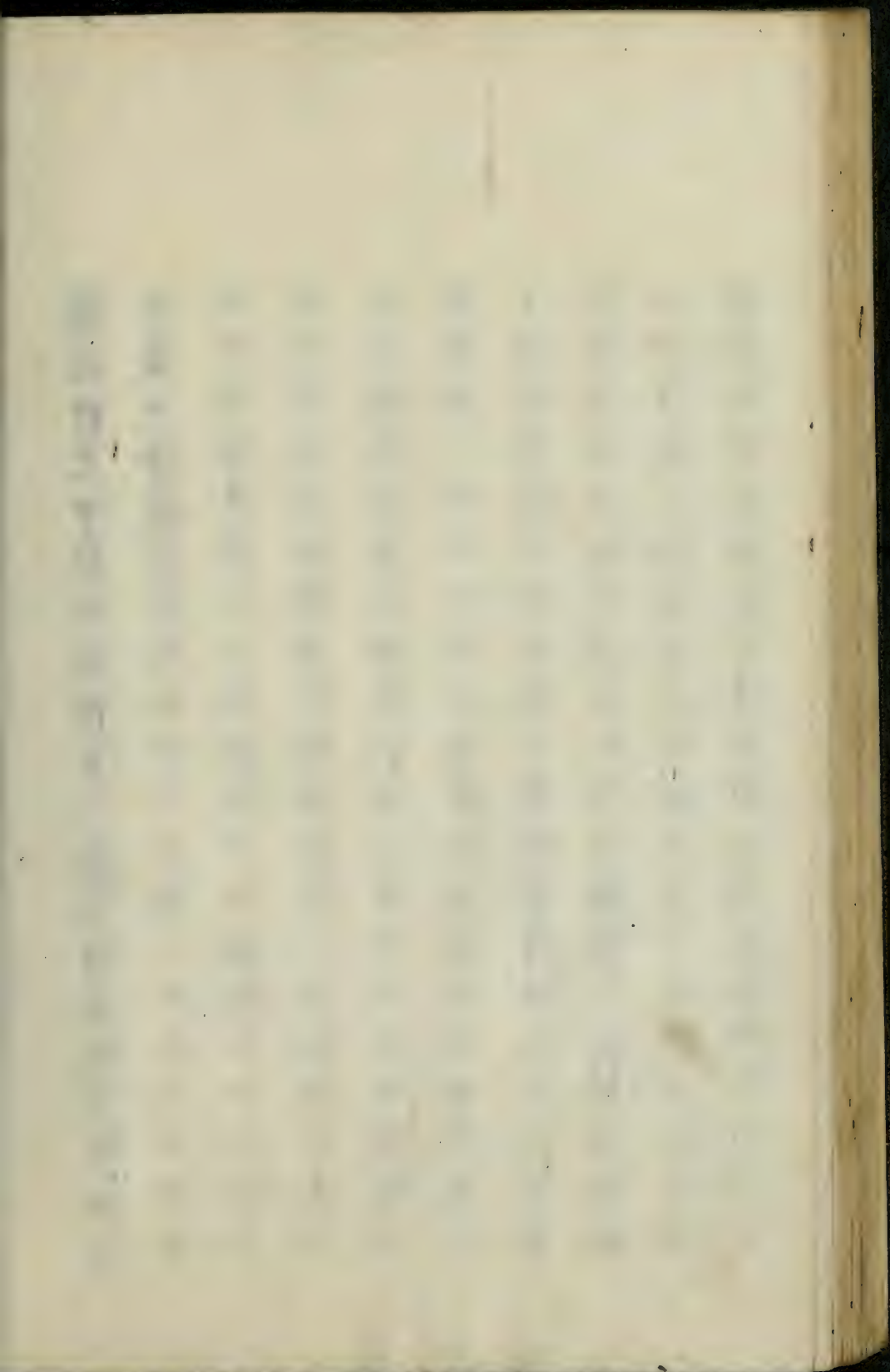
完實其然豈然而設令真箇完察如啓中之語續田勸耕限三年勿稅載在法典况此與扇居之民能墾久荒之田有所不同則朝家所宜優恤不數年而出賦徵稅臣意則未知其穩當至於玉洞三江德十年後始爲出稅既已登聞於朝則到今以年事之稍登三川之接壤又從以不及限而猝地出稅則不亦爲罔民之歸乎孔子曰去兵去食聖人之以信爲重有如是矣臣之愚見以朝家之不失信爲貴而已至於三川坊亦稍寬若干年限以爲示信於民恐合事宜頒敎寧金履素曰三川坊今秋捧稅事道臣既因邑報

之募民入送也以十年免賦之意道臣登聞朝廷許之則今何可以三川之納稅幷及於已許之三江使還北新移之民不信朝令乎此則近於罔民不可許施而三川三江之民募入願入雖有區別同一新闢之地新移之民則北稅或收或不收在朝家一視之政不宜若是班駁三江之旣定十年三川之稅稅亦畧爲濶狹年條使兩地之民均蒙恩澤似好矣有司堂上李時秀曰朝家旣定年限許之於民其在信令之道不可濶狹進退三江德收稅一致恐非可論且以三川坊言之初因募入願入之不同雖有十年三

年之差異方當設鎮之初宜軫撫恤之道臣意則三
川坊出稅之限始自設鎮之年更退數年使新接之
民無向隅之嘆似好矣前李安監司金載瓚曰三川
三江之關俱在於癸丑年間而三川則土地膏腴民
皆願入故依法典定以三年後收稅三江則土地不
及三川民不樂赴故寬其限而募其入以至於十年
乃稅道啓既徹朝家已許今此十年之限已成一定
之制設使十年或失於太遠與民立約之後忽復進
限催稅大非示信於民之意此則今不可更議至於
三川之三年寬限則比之三江雖似太近此亦其時

道臣已爲酌量事勢啓聞定制今年已及當捧之限時居之民亦知其當納而今因三江事忽寬三川之稅則亦非信朝令之義臣之區區迷見則無論三川三江一依當初定制俱勿退後進退似好矣 上曰玉洞三江德等地之十年寬稅何異於兗州田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與其他州乎朱夫子曰除却治水八年蠲賦五年總計爲十有三年大抵十年之限信於禹貢非不知大久且遠前因道啓既從其請則到今忽地出稅非但失信近於罔民凡有朝令之下爲道臣守宰者惟當拱若弘璧而已守宰豈敢徑先報

營道臣亦豈敢容易登聞昨欲還送原狀特因尾有
別件稟處令問卿等矣僉議亦若予見依前知委遵
行事申加嚴飭至於三川坊事議諸參差亦各有據
予則曰當此上王移鎭之時攘厯別柘立治建舍有
非鎭將一人所可獨辦者勢將役其民如欲役其民
盡亦蠲其稅舊伯雖以移鎭之費當用賦稅惓惓於
前狀令奏而從願許入與歡令募入有間則十年之
限不必援用應式三年勸耕外加蠲兩年之賦聿追
兩年之成賦遺義政合謀始之體以此施行之意措
辭行而會此後四郡土地之次次因民願加闢者只

蠲勸耕三年稅以爲例事一體分付亦令度支版籍
司載之掌攷

厚州事實

三水府志府北二百里有三十里大野中有二大澤澤邊有臺高數百丈西有十八峰東則鴨綠江山水秀麗土品甚沃此厚州古基也東國輿地勝覽厚州堡在古茂昌東一百三十三里又勝覽 世宗十八年出哈孫梁厚州甫山等地民戶置茂昌縣國朝寶鑑 肅宗甲寅咸鏡道甲山鎮東堡權管移入於雲坡新設之堡陞為萬戶移置同仁堡於甘坪古雲寵兩堡之間又以魚面堡移置於厚州而萬戶李尚植陞為僉使從觀察使南九萬之請也

三水府志魚面初置萬户　顯宗甲寅本道監司南
九萬啓請陞僉使移鎮厚州乙丑罷厚州僉使還移
魚面萬户
正宗丙辰備邊司啓曰三水府罷邑設鎮廟城神方
江口自作等堡並爲革罷厚州江西邊江界地移屬
詳覇坪等事待設鎮後詳察事勢更爲商量擧行事
分付何如判付曰設邑於外置鎮於内形便與事勢
在所屢正而新設之地僉使得人然後可以出意見
設施循歷段追後定式須以備諸邊俗自知風土者
先使足踏目接官府之如何建置兵民之如何成聚

則非無商量而至於玉洞三江德當初限年定出於
優恤奠安之德意則未滿年限之前遽議出賦恐非
信朝令之意實難輕議而第三江既許以十年之限
則三川以接壤之地其所向隅勢所必至雖不可限
以十年更限若干年出稅則庶為均齊之道而以臣
愚見不敢臆對矣判府事李象模曰自三川坊許闢
之初臣意則自當年出稅然後民志早定聚無後弊
今於定稅之論別無他見而至於玉洞之三江德限
十年勿徵之意既經登聞無論年限之太過與否恐
不可到今改限矣右議政尹蓍東曰玉洞三江德十

年勿稅其時道臣既已登聞令以三川接壤還令徵
稅殊非信令之意此則不可擧論三川坊則當初民
人之自願入墾當年出稅與玉洞三江之募民勸入
逈異前道臣全載瓚又以大田稅自今秋捧入以備
移鎭措辦之需之意已爲登聞而連年登稔民戶安
堵上土移鎭又在目下元田實摠之添錄收稅大田
執卜之屬之民庫者道臣所請不無意見又如神光
鎭所管退標耕種之地北路之厚州許民并當有田
祖之制判府事李秉模當年出稅可無後弊之奏臣
意則以爲經法可行矣有司堂上沈頤之曰三江德

以至吏隷倉庫及劃界辟萊等事件件條條一一措
置始可差送官長會寧府定配罪人李健秀姑爲減
等移定厚州地魚面所管把守將用白衣從軍之例
使渠立功自效待其書陳便否於本司粘啓稟處曰
前以關西四郡地方定界設鎭事亦有關問者渭原
郡定配罪人李汝鄰充定江界馬馬坐兵事分付該
道道臣

丙辰九月備邊司啓曰厚州許民事回魚面把守將
李健秀書陳冊子咸鏡道帥臣査啓才已登徹而有
前任咸鏡監司南兵使處問議稟處之命矣厚州設

鎭當否及厚州江越邊江界地劃屬事並爲問議一

體稟處何如 上可之

丙辰十一月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右議政尹蓍東啓言前日魚面把守將李健秀書陳冊子咸鏡道帥臣論理狀聞後有曾經道帥臣處問議稟處之命矣諸臣獻議同異不齊而其中甲山之鳥梅江以西移屬三水三水之別害鎭移屬長津江界廢四郡之梓覇坪移屬厚州三水府之移邑魚面城魚面神面方之罷鎭等事最爲緊要重臣鄭民始爲北伯時遍巡三甲諸鎭堡詳知形便而一皆持難其言誠然然厚州

既不可不設鎭則祥覇坪姑令移屬然後可以通魚
鹽之路而民人始得奠接在江界方爲無用之地則
也不必斬許厚州則陞爲獨鎭履歷僉使如法聖之
例賦役獄訟使之專管祥覇坪則移屬厚州事分付
咸鏡平安兩道道帥臣處其餘烏梅江別害鎭之移
屬三水府之移邑廟坡魚面神方之罷置諸條稍待
設鎭奠接開春後益加探察採訪道帥臣論理啓聞
後更爲稟處何如　上曰依爲之鎭將以魚面把守
將李健秀今日政令該曹擬入而民情必以鎭民爲
不若邑民依關西上土例爲屬邑則中營勿以鎭卒

稱之為可乎抑直誠官府乎此亦當問之一端以此
枚舉分付而諸臣収議後錄下送以備該道掌故
政院啓曰因兵曹啓目厚州僉使兵符令政院造送
事允下矣兵符令既新造該鎮僉使所佩右一隻監
營及所管兵營以上左二隻定禁軍下送依例分上
事咸鏡監司處下諭何如　傳曰與昨日判下於禮
曹啓目印信事無異矣姑無軍兵之團束則兼兵之
符用於虎豹麋鹿之群乎及今下送可謂太早詐兵
曹啓目勿施稱州稱鎮閒要之其稱則當為厚州既
造之左右隻姑為封置密匣中待軍制編伍即為狀

聞事令廟堂分付道帥臣
丁巳四月南兵使李壽鵬狀啓言臣營所管三水府
厚州留防每年五月使魚面神方自作江口四鎮堡
邊將替相入防又使新旧乫波知兩鎮堡土卒輪回
把守留防設置蓋出於嚴邊社奸之策而專由於厚
州曠廢之致也今則許闢土地募集流民人烟相望
又為設鎮建官政令施措無不主管各鎮堡之依前
留防固無所益於邊政而不過貽弊而已至於把守
前者立把之址人家聯絡言語可以相報使他鎮之
卒越境入把尤無義意每當方農齎粮往來之弊亦

不可不念留防把守等節移屬該鎮專管舉行事合
便宜故以此意関聞于厚州僉使李健秀則該僉使
所報果無異同令廟堂稟處備邊司啓曰當初入防
與把守由於厚州之空虛而今旣設鎮建官則事不
當膠守旧例以致無益而有弊依狀請自今年爲始
鎮拼入坊土卒把守并爲革罷使該鎮專管舉行俾
無邊政疎虞之弊事各別申飭何如 上可之
先是咸鏡監司趙尚鎮枚擧南兵使李壽鵬厚州僉
使李健秀申牒馳啓曰厚州之民顧邑不顧鎮而開
拓不廣遷徙屬耳戶不過四百則民社之責恐難遽

議令既設鎮賦役獄訟使之專管不爲管轄於三水
則外雖鎮名內實邑治募集奠接的見其效然後陞
作官府如茂山長津之例則似合事宜別中營設施
事厚州與三水同是邊地而衙門相敵體統苟艱邑
樣至殘排置無路先以邊地須歷作爲獨鎮軍田籍
三政一委該鎮俾得主管別中營則今姑置之該僉
使所報中長津之防守將減罷移定於本鎮事長津
關防無遞於厚州則既設旋罷近於銷刻置而勿論
並令廟堂稟旨分付備邊司啓曰厚州設鎮之民百
措置規畫已定成聚可期而既作獨鎮履歷之窠則

獄訟之主管民人之負捺名雖鎮將而事同邑倅不
必以陞爲邊地有所輕重此則稍規來頭制置更爲
議定恐未爲晩至於防守將務兼一款道臣以長津
之既設旋罷爲持難之端然該僉使曾經長津府使
形便事勢必當稔知防守務秉之後各鎮管轄之方
校屬名目之數或有彼損而此益府使則無緊於關
防僉使則有助於節制者亦必有所見令道臣詳細
關問于厚州鎮將津府并與前冬知委務屬罷置等
諸條而具由狀聞後更爲禀處何如　上可之丁巳
四月咸鏡監司李昺運狀啓曰祥覇坪務屬厚州事

道前臣趙尚鎭在任時以三水府使柳晦源別定差
員與關西差員會同定界事已爲發關分付矣卽接
差使員牒呈則以爲去四月二十四日發行與平安
道差使員上土僉使洪允復及厚州僉使李健秀一
時會同自朴鐵下仇非鴨綠江邊立岩后限以山脊
至板幕洞洞口而定界立標之意報來矣今此厚州
新設之後凡諸規劃之策前後道帥臣已盡論列更
無餘蘊臣又發遣裨校圖畫形便關閫邑鎭關防之
緊歇割屬之利害畧有所領會三水移邑事本府處
雖僻遠控制三路管轄諸鎭關方之重有非長津厚

州之比豈可捨此必據之地退守魚面必欲與背後之厚州強為唇齒之形乎拾主移治之論者以為三水則土地瘠薄地勢深僻邑底民人舉懷渙散莫可成聚魚面則一鎮之處地平行四方之道里均適且與厚州表裡相須關防民情兩得其宜此亦有不然者厚州魚面之間相距殆近百里兼以重嶺險江橫亘遮截平時行旅如躡罥棧脫有緩急無以相援以民情言之見今邑治尚完猶恐散而之四況於移邑之後一民一卒豈肯留住故土防守嶺隘乎且願移者絶少不願者居多移邑一款非所可論神方等三

鎭罷置事議者以爲厚州設鎭之前三水西六鎭專
管防守而旣有厚州則三鎭便屬內地故所以有當
罷之論而當初設鎭非但爲厚州之空虛永合之後
長津一江便成平陸賊虜充斥必先此地故各就咽
喉星羅棋布列鎭爲三水之手足三水爲列鎭之心
腹警急相須輔車相依雖以厚州言之創設之初官
未成樣新集之民難責瞭望三鎭之一朝罷置失之
太遽姑爲仍置一以爲厚州鎭聲援以一爲長津江
防守實爲兩便烏梅江別害鎭之或屬三水或屬長
津事三水處在諸處要害又與甲山左右相應其爲

關防不輕而重論以固邊之策故宜爲三水增益其土地成聚其民戶而許除其鎭戶則府民不過爲四百餘戶凋殘已甚無以成樣甲山則關防之重不如三水之緊重而人民土地化諸三水不啻十倍則折長補短實合通變之故以地勢言之烏梅以西當屬三水自是天成疆界况甲山則已有輔天甘坪等兩社新設則劃出烏梅以西附之三水尤合事宜别居鎭處於烏嶺深嶺兩嶺隘表裡於厚州要衝於長津而距三水府爲四百餘里間以峻嶺民人之往來邑治極其艱辛以其僻遠之故不無吏校侵漁之弊昔

聚今散人烟絶火去長津不過爲百餘里而道塗平易土地耕作多賴長津魚塩交易專靠長津故設鎮之。顧屬長津其勢固然及今割屬實合事民宜防守将務屬事當初長津之設鎮也兼以防守将者益欲尊其体貌重其節制而今於陞邑之後儼成一大府治防守之名便同防營軍校之規模以此而粗成吏民之聊賴以此而有婚今若移屬厚州則鎖刻之嫌雖不足顧而新設之軍制未免睞瞏顒望之民情必致落莫以厚州言之相距彼境尺一衣帯而規模草創形勢孤絶防守之備報警之責不容少緩盖其形

便險阻自成一局其勢不得不設爲獨鎭而衙門之
體重無異三甲諸鎭則彈壓無路借以防守之號稍
尊其体統係是不可已之事而既兼者之不欲讓它
新設者之必欲得兼事勢固然係關西江邊左右防
營例令於厚州長津以左右防守將施行似甚得宜
并令廟堂稟處南兵使李壽鵬狀啓曰關防形便民
情事勢另加探察則三水府移邑事該府處在三路
要衝會樞南與甲山爲犄角輔車之須東五鎭西六
鎭爲左右捍衛之勢其爲緊重比他自別而且其邑
基稍廣居民最多民情亦皆樂土不願移治至於魚

面地形長為三十里廣僅二里許以未滿百戶之民猶有人多地狹之歎與厚州隅在紫芝峻險之嶺拜撥相須之為難不在於移此設彼且東五鎮列在江岸圭鎮退在一隅則關防之倒置已無可論而如當機急前有東山白山兩嶺之阻其何能及時備禦乎由此由彼移邑一款恐難輕議神方魚面甫坡置罷事厚州今既復設則三鎮堡便屬內地罷置之論誠有所據而長津江一帶數百里之間列置鎮堡分管賊路當初設置深且密矣以厚州之復設諸路關防專責於厚州而擬議存革則不但前事之可鑑該鎮

新刱民未成聚官未成樣其在審愼之道恐有太遽之慮甲山府烏梅江之劃付三水三水府別害鎭之割屬長津事利害便否昨年已爲備陳論啓大抵別害處於長津之尾局厚州之腦後欲使厚州爲表裡相應之勢則割付長津便否皎然且與主鎭三水府相距爲四百里之遠與長津不過爲百餘里之間交易耕作悉由於此民情擧皆願屬長津烏梅江去甲山隔江而險遠去三水路近而平夷遠近險夷若是懸殊論其境界啟合三水之全局且民貧土瘠不成邑樣不可及不時矯捄而若其矯捄之策無過於土

地人民之從便劃付甲山則民㧾土地有倍於三水
雖刷一面所失無多防守將移屬事長津之兼防守
寔出於重関防鎮邊圍之意則既設旋罷宗有銷刻
之撫議府防守之称仍旧置之又以厚州為防守将
一如関西左右防營之例未知何如并令廟堂稟處
備邊司啓曰三水移邑事在厚州雖有形勢相依之
道厚州則乃新設試可之地三水則是古來関防之
重恐不可為彼移此反致其彼此無當之慮且其民
情亦不顧移則有不可強而移之神方等三鎮撤罷
事道帥臣難慎之論不為無據烏梅江以西移屬三

水事三水之至凋殘甲山之稍殷盛其来已久久則難變欲求三水目前之弊永貽甲山無窮之大民則從前至凋殘之三水未必一朝殷盛自来稍殷盛之甲山勢將同歸凋殘諸議雖多以移屬爲便終究利病固難輕議別居鎮移屬長津事見今厚州形便每憂其孤絶而移屬此鎮於長津則他是他邑鎮堡尤無以緩急相須此亦置之爲宜而至於防守將一事不過借其名號而已左右分置別無損於長津似有益於厚州而軍校設施等事亦惟在於自該鎮從便制置宜無煩於地方邑與他鎮堡之弊此則依狀

請施行　上廿之

椵島始末

椵島一名皮島在鐵山南四十七里周四十一里直
北水路八十里蒲州界高麗元宗十年林衍廢王立
安慶公淐崔坦韓愼等以誅衍為名入據島營殺分
司御史沈元濬等言于蒙古高麗將盡殺北界諸城
蒙古賜金牌令內屬隸於東寧府後罷東寧府悉歸
西北諸城仍空其地至本朝光海君十三年蒲州陷
鎭江城軍門標下毛文龍到龍川招集遼民夜襲鎭
江城斬其將佟養正留屯鐵山宣川間　仁祖元年

皇朝授文龍都督開府于椵島號東江鎮招納叛亡
僞奏滿浦昌城之捷二年設鎮于宣川身蒲島號雲
從島四年文龍徵索糧貨不得誣誣我国五年則島
兵出陸攻陷碧潼等郡斬被俘逃歸者僞稱賊級奏
捷七年遼廣經畧袁崇煥會文龍于寧遠前洋數其
罪便宜誅之遊擊陳繼盛代領其衆初劉興治自滿
洲亡歸島中與繼盛不協八年攻殺繼盛據有島中
本国遣李曙鄭忠信等將舟師擊之興治遁入登洋
島詐稱受勑移咨送款九年興治刼島衆將投滿州
島衆不從興治大殺諸將官軍民將官沈世魁襲斬

興治　皇朝以世魁爲都督蒲洲領二萬騎渡江將
入島會　皇朝總兵黃龍以舟師至擊却之十五年
蒲洲遣孔有德耿仲明將攻世魁徵兵助擊遣李安
兵使柳琳義州府尹林慶業領兵以應之有德等襲
殺世魁漢人皆死之盡掠婦女寶貨而去島遂空